

万军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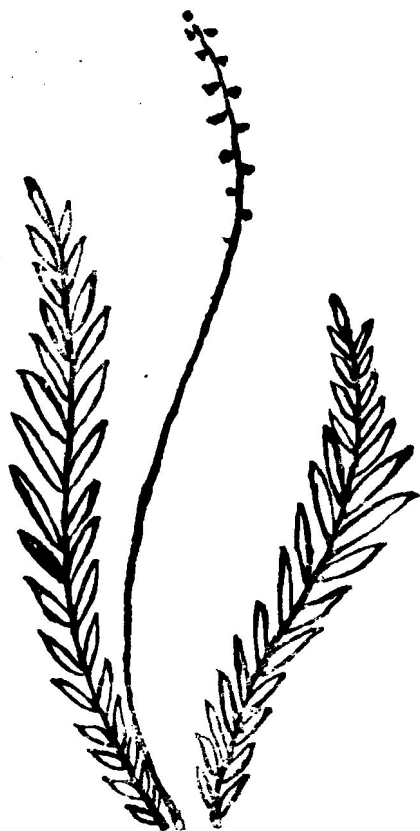
〔土耳其〕萨米姆·科贾格奥斯著

翁本泽 译

万 军 归 来

〔土耳其〕萨米姆·科贾格奥斯著

翁 本 译



万 军 归 来

〔土耳其〕萨米姆·科贾格奥卢 著

根据莫斯科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61年版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frac{1}{4}$ 字数, 223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501—76,900册

*

书号: 10088·705 定价: 0.90元

本书介绍

土耳其进步作家萨米姆·科贾格奥斯，于1916年出生于伊斯密尔附近一个小城镇——索克镇的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家庭。他在伊斯密尔中学毕业后，考入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41年，名称叫《银白杨》。1946年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孤儿院》，1948年出版了中篇小说《一个城市的两扇大门》，1951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舍姆大叔》，1954年出版了中篇小说《蛇的故事》和一个短篇小说集。

长篇小说《万军归来》，出版于1957年。

萨米姆·科贾格奥斯是现实主义进步作家，他同情劳动人民，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在他的作品中，主要的主人公是劳动人民，——农村雇农，城市贫民，建筑工人，伐木工人，司机等等。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可以说是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血和泪。最有代表性的是短篇小说《舍姆大叔》，描写土耳其农村出现拖拉机后，雇农大批失业的景象。1951年，《舍姆大叔》获土耳其文学一等奖。作家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对劳动人民有深刻的思想感情，因此，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细致地刻划了劳动人民的思想面貌。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挖掘劳动人

民痛苦的根源，刻划劳动人民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

《万军归来》是一部描写土耳其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是地中海国家，它的领土跨欧、亚两洲，但是绝大部分领土在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上。连结黑海、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土耳其境内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的分界线。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有铁路和公路通亚、欧两洲，伊斯坦布尔位于这个水陆交通的十字路口，——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由一座大桥相连接。

土耳其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土耳其统治集团希望苏、德两国互相厮杀，两败俱伤。当时流行这样一个口号：“让德国人进医院，俄国人进坟墓”。提倡泛土耳其民族统一主义的人，妄想在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导下，成立包括俄属土耳其斯坦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在内的一个联邦共和国。当时的土耳其统治集团竭力和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相勾结。希特勒提倡反动的人种论和高尚血统论，认为阿利安人是最优秀的民族和最优秀的血统。希特勒间谍在土耳其活动，他们和土耳其的法西斯分子——泛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相勾结，妄图在土耳其建立纳粹制度。泛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在土耳其散布希特勒的高尚血统论，认为土耳其人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组织法西斯团体，凡是参加这个团体的人，一律要经过严格的头颅检查，凡是认为不合格的人，不但不能参加他们的团体，而且还要受到歧视和打击。

与此同时，当时德国的一些学者，因不满希特勒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和侵略野心，被迫纷纷逃往国外。其中一部分来到伊斯坦布尔大学任教。他们工作勤勤恳恳，处处谨慎小心，受到大学生的深切尊敬，但是也遭到泛土耳其主义分子的歧视，他们公开和这些学者刁难，侮辱他们。

那些泛土耳其主义分子不但积极推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而且在一切方面效法希特勒，例如希特勒蓄着一绺额发，这些反动分子也蓄起希特勒式的额发。

伊斯坦布尔大学就成了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的场所。进步学生也组织进步团体，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万军归来》描写了伊斯坦布尔大学进步学生和泛土耳其主义分子之间的激烈斗争。

伊斯坦布尔大学生列德热普和哈利特是莫逆之交。大学生列德热普，父母早丧，靠自己劳动所得维持生活和求学费用。他在大学求学期间，在一家报社兼任校对工作，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他是大学生中的老大哥，是进步学生的领袖，他组织一个进步团体，与大学里的泛土耳其主义法西斯分子进行激烈的斗争。他的进步活动还得了他的未婚妻——烟厂女工麦季哈的大力支持。麦季哈替他藏匿进步书刊，使他在遭受警察搜查时脱离险境。

小说接触了工人阶级，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也使主人公列德热普从中得到鼓舞，这在土耳其文学中，还是第一次描写知识分子的进步活动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积极的意义。

本书介绍

土耳其进步作家萨米姆·科贾格奥斯，于1916年出生于伊斯密尔附近一个小城镇——索克镇的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家庭。他在伊斯密尔中学毕业后，考入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41年，名称叫《银白杨》。1946年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孤儿院》，1948年出版了中篇小说《一个城市的两扇大门》，1951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舍姆大叔》，1954年出版了中篇小说《蛇的故事》和一个短篇小说集。

长篇小说《万军归来》，出版于1957年。

萨米姆·科贾格奥斯是现实主义进步作家，他同情劳动人民，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在他的作品中，主要的主人公是劳动人民，——农村雇农，城市贫民，建筑工人，伐木工人，司机等等。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可以说是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血和泪。最有代表性的是短篇小说《舍姆大叔》，描写土耳其农村出现拖拉机后，雇农大批失业的景象。1951年，《舍姆大叔》获土耳其文学一等奖。作家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对劳动人民有深刻的思想感情，因此，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细致地刻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面貌。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挖掘劳动人

民痛苦的根源，刻划劳动人民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

《万军归来》是一部描写土耳其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是地中海国家，它的领土跨欧、亚两洲，但是绝大部分领土在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上。连结黑海、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土耳其境内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的分界线。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有铁路和公路通欧亚、欧两洲，伊斯坦布尔位于这个水陆交通的十字路口，——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由一座大桥相连接。

土耳其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土耳其统治集团希望苏、德两国互相厮杀，两败俱伤。当时流行这样一个口号：“让德国人进医院，俄国人进坟墓”。提倡泛土耳其民族统一主义的人，妄想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导下，成立包括俄属土耳其斯坦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在内的一个联邦共和国。当时的土耳其统治集团竭力和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相勾结。希特勒提倡反动的人种论和高尚血统论，认为阿利安人是最优秀的民族和最优秀的血统。希特勒间谍在土耳其活动，他们和土耳其的法西斯分子——泛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相勾结，妄图在土耳其建立纳粹制度。泛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在土耳其散布希特勒的高尚血统论，认为土耳其人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组织法西斯团体，凡是参加这个团体的人，一律要经过严格的头颅检查，凡是认为不合格的人，不但不能参加他们的团体，而且还要受到歧视和打击。

与此同时，当时德国的一些学者，因不满希特勒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和侵略野心，被迫纷纷逃往国外。其中一部分来到伊斯坦布尔大学任教。他们工作勤勤恳恳，处处谨慎小心，受到大学生的深切尊敬，但是也遭到泛土耳其主义分子的歧视，他们公开和这些学者刁难，侮辱他们。

那些泛土耳其主义分子不但积极推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而且在一切方面效法希特勒，例如希特勒蓄着一绺额发，这些反动分子也蓄起希特勒式的额发。

伊斯坦布尔大学就成了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的场所。进步学生也组织进步团体，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万军归来》描写了伊斯坦布尔大学进步学生和泛土耳其主义分子之间的激烈斗争。

伊斯坦布尔大学生列德热普和哈利特是莫逆之交。大学生列德热普，父母早丧，靠自己劳动所得维持生活和求学费用。他在大学求学期间，在一家报社兼任校对工作，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他是大学生中的老大哥，是进步学生的领袖，他组织一个进步团体，与大学里的泛土耳其主义法西斯分子进行激烈的斗争。他的进步活动还得了他的未婚妻——烟厂女工麦季哈的大力支持。麦季哈替他藏匿进步书刊，使他在遭受警察搜查时脱离险境。

小说接触了工人阶级，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也使主人公列德热普从中得到鼓舞，这在土耳其文学中，还是第一次描写知识分子的进步活动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积极的意义。

哈利特父母相继亡故，由大商人叔父收养。叔父无子，一心希望哈利特继承他的商业经营。他与列德热普所处的境遇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在中学时代起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大学里，他们又是同系同班同学，由于他们志趣相投，情谊十分深厚。哈利特热爱文学，喜欢写诗，而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是由于哈利特和在资产阶级家庭里娇惯了的轻浮女大学生涅斯琳发生了恋爱关系，使他的生活、志趣、爱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好朋友的列德热普，眼看着好友哈利特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滑下去，觉得十分痛心，曾一再劝他正确处理恋爱关系，希望他终有一天能觉悟过来，和毫无共同语言、毫无爱情可言的涅斯琳断绝关系。但是这样的希望落空了，哈利特陷入涅斯琳的情网之中，已不可自拔。

于是这个在大学时代很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他的叔父合伙经营商业。他依靠叔父的雄厚的资本，往来于土耳其—德国之间，利用战争时机做投机生意，发了大财，成了百万富翁。

但是金钱以及和涅斯琳的结婚，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当主人公再和读者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十多年以后了。哈利特成了伊斯坦布尔赫赫有名的百万富翁。哈利特在金钱和虚假的爱情中感到空虚，回首往事，使他十分痛心。这时候，大学时代的理想与抱负，写诗的热情，又涌上他的心头。现实生活给了他很大的教训，他开始回想大学时代的同学，回想起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列德热普。他多么希望回复到大学时代的生活中去，多么希望得到友谊的温暖。

列德热普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当了副教授。他正在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向前迈进。与此同时，他仍旧从事进步活动。

哈利特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定去找列德热普，同他好好谈谈。他希望列德热普给他勇气和力量，能够重新回到大学时代所向往的理想中去，一切从头开始。在和列德热普的谈话中，使他想起了古希腊远征波斯的一万名战士。他们从雅典出发，远征到了波斯，后来被迫撤退，其中只有少数人回到雅典。但是在远征归来的途中，他们在路上所经过的国家里，留下了古希腊文化不可磨灭的痕迹。哈利特表示要做这一万名远征战士中归来的战士之一。他说：

“我常常想起自己从前的同学。我看见我的周围有成千上万个象我这样的人，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开车，好象古代远征亚洲的一万名雅典军队。……我们的道路使我想起了这一万人的迷途和归来。同他们一样，我也在走向自己理想的道路上迷途了。但是我也看见成千上万象你这样勇往直前的战士，他们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活，象那些希腊人一样，给世界带来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我们至今还享受着它的成果。我多么想加入这支千千万万人的大军，回到为人道主义、为自己祖国的幸福而斗争的队伍中去啊！”

哈利特在列德热普的鼓励下，毅然与涅斯琳决裂，同时放弃与叔父的合伙经营。新的生活道路展示在哈利特面前。

小说还塑造了青年演员谢利姆、系主任等正面形象。

青年演员谢利姆在土耳其的剧院里当演员，他很有艺术才能。但是在土耳其剧院里演出的却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翻译过来的戏剧，没有民族戏剧。他渴望有自己的民族戏剧，他想周游世界，考察各国的戏剧，为创立自己的民族戏剧而奋斗。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的理想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他始终没有能出国考察。但是他仍旧为创立自己的民族戏剧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系主任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教授，是他，坚决支持列德热普的正义行为，是他，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推荐列德热普留校当助教。在列德热普的成就中，倾注着这位老教授的心血。

小说还刻划了一些反面形象。

涅斯琳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女性，她所向往的就是如何玩弄男性，过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涅德日普这个对学习毫无兴趣，早上一起床，就站在窗口对街上走过的少女进行评头品足，见了女人就无异苍蝇见血。这样一个连大学也读不毕业的人，在时隔十五年以后和读者见面的时候，却已成了响当当的国会议员。他指责列德热普为人道主义、进步和反法西斯所进行的斗争，是不会做人，照他的说法，如果列德热普也能象他那样“明智”，至少可以在政府里当部长。而他自己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却依靠金钱和欺骗手段，成了政界的风云人物。

涅扎特这样一个讲求时髦的纨绔子弟，原来和涅斯琳有过一段暧昧关系，但他完全不讲道德，在涅斯琳和哈利特结

婚之后，他还厚颜无耻地与涅斯琳相勾搭，甚至在出国当外交官时，企图拐走涅斯琳。就是这样一个视本国同胞为野人为畜生的典型洋奴，竟一帆风顺地当上了外交官。

当列德热普被捕后，哈利特去探望他的家属，对他们进行资助。他的这一行为受到警察局的密切监视。警察局的一个高级官员对他进行盯梢后，暗中躲进他的汽车，劝他不要卷入政治斗争。但是因为他是百万富翁，金钱是他的护身符，使他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位警官直言不讳地把这一观点告诉了他。这个高级警官，也是他大学时代的同学。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就是一切。拿哈利特自己的话来说：“在这个世界里，当你有钱的时候，你是人。你是什么人，也是以金钱来衡量的，你有几百万，就是百万富翁，你有几十亿，就是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也要在亿万富翁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节。”

小说的这些描写，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翁本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 一 章

嘴里吐出来的烟圈在黄昏中慢慢消散。烟刺激着眼睛。列德热普伸直身子躺在铁床上，陷于沉思之中。他很想起来，摆脱缠绵的思绪，然而却怎么也做不到。末了，他到底还是制服了这种情绪，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走到窗口。

每到黄昏时刻，伊斯坦布尔街头充溢着一种特别的气氛。此刻，街上小贩的叫卖声、送牛奶的人的吆喝声和在街上戏耍的孩童们的戏闹声搅成一声。经过一天的劳动之后显得浑身无力、疲惫不堪的人们，在家门口停了一下，立即就消失在门里了。窗户一个接一个的闪出灯光，在被灯光照亮了的窗帘上，常常有人的黑色侧影晃来晃去。街上小贩的叫卖声渐渐静息下来，孩童们响亮的嬉闹声也渐渐听不见了。黄昏慢慢地变成黑夜，不一会儿，夜幕吞没了全城。

列德热普站在窗口，看着夜幕降临大地，嘴角的微笑也随着消失了。他的两眼漫不经心地顺着屋顶扫视过去，最后，他的视线在正在变黑的马尔马拉海的地平线上停了下来，海空的天际缭绕着光怪陆离的比海面颜色更深的黑色云彩。格季克帕沙区^①的房子仿佛互相牵拉着，免得倒入海中。

^①伊斯坦布尔旧城的一个区。

常常有这样的梦境，醒来后很值得回味。然而睁着眼睛做梦是办不到的。想处于梦境的一切尝试都是白费劲。只要一睁开眼睛——思路，幻想，以及几乎已经实现的希望，——这一切都突然无影无踪了。这时候，只有靠坚强的意志才不致陷于绝望。

十二个钟头或二十四个钟头——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意味着是一天或一昼夜。

欢乐或痛苦有时候似乎会蒙住人的眼睛，使他忘却时间，忘却白天和黑夜的交替。而当他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会突然发觉，四周的一切充溢着晨曦，或者恰恰相反，夜间的黑暗吞噬了整个世界。在这一瞬间，他会有这样的感受，仿佛他的全部理想、幻想和希望都已经退居末位，因而使他感到惆怅。但是往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人会在自己身上找到振作的力量，又会重新开始生活。

有人敲门。列德热普打开灯，前去开门。一个淡褐色头发梳的整齐、光滑的青年人走了进来。

“你吃晚饭去吗，列德热普？”

“去的。你等一下。”

他们一起从格吱格吱响的旧楼梯上走下来，关上楼门，顺着弯弯曲曲的街道向恰尔希卡佩区^①走去。

“午饭之后你一直待在自己房里？”哈利特首先打破沉默。他同列德热普在同一座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在上面一层。

^①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街区，那里有一个非露天市场。

“是的。”

“什么地方也没有去？”

“没有。”

“你在干什么？”

“干什么？就这样，没什么……躺着，看书，睡觉。”

“你好像心情不好。”

“我看你也有点激动。”

“你说得对。”

“你瞧！”列德热普微微一笑。“今天可是星期四么！……”

哈利特默不作声。然而他的脸上却浮现出瞬息的欢乐，仿佛一个孩子，听见人家对他说，今天有人要给他赠送玩具一样。

当他们走出恰尔希卡佩街区的时候，黄昏时候所常有的热闹情景已经不见了。商店已经打烊。挤满了很晚回家的乘客的电车，在街上奔驰着，发出响声。列德热普和哈利特走上别亚齐特广场。

大学食堂里几乎已经没有人了。他俩默不作声地吃着晚饭。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列德热普面目清秀，下颏显得刚毅，他那张长圆脸，此刻显得异常安宁。刀子和餐叉在他那双大手里，好象是两个小玩具。哈利特把餐巾放在膝头，吃着晚饭，很细心地保护着西装和结得很考究的领带。但是，不知是由于过于匆忙还是由于心情激动，刀子和餐叉很不听使唤，常常从手里滑出来，令人不愉快地碰着碟底发出叮当的响声。仔细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的列德热普终于忍不住

了：

“无论是你，还是她，我对你们当中的一位真无法理解。”

哈利特低下头。

“也许你干脆就不想理解。”

“可能，这也许有点道理。况且，我无权干涉你的私事。”

“在这以前，列德热普，咱俩好象从来没有过要互相隐瞒的事情。咱们坦率地谈谈吧！”

列德热普把餐叉往旁边一扔，好象打定了什么主意似的，但是马上就温和地微微一笑：大概改变了主意。

“你该明白，爱情这东西是一丝不苟的，弄得不好就会刺伤人的心。”

哈利特的头垂得更低了。

列德热普靠在椅背上。

“西葫芦很好吃，你要的话，也买一份。”

广场上笼罩着薄薄的烟雾。街灯从下面照亮的苏尔塔麦特清真寺高塔，已经消逝在苍茫的夜色之中。快九点了。哈利特在方尖碑周围踱来踱去。广场上已经没有人了。只不过偶而有影子一闪，接着就不见了。在广场尽头，在两排房屋之间，隐隐约约露出马尔马拉海。哈利特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电车在艾娅索菲娅清真寺附近急转弯时车轮发出的刺耳的咯吱声，传到他的耳边。哈利特神经质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影子，快速地向他这边移动过